

龍威秘書戍集

第五册

鬼董



關名

鬼董卷第一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  
傍見一尸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  
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疆  
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  
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  
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  
夜微奠祭我常應君指使我旣得託於君不至飢渴定  
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

以祀禱祈夜又夢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  
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  
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  
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  
夜半忽自外踰牆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  
我本無心勿夜被一人擒我至君處忽如夢覺我亦不  
知是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  
潛畱數日其婦家人來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  
婦人詐爲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攝

去今卻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  
取至穎家不至曉卽送歸經一年矣家人皆不覺婦人  
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  
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  
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  
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  
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  
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室俱黑色但是符籙  
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

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竟逃不知去所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  
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  
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旣而日  
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家室翰曰平生之  
愛存沒何閒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  
寐忽見門屏閒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  
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  
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

殯所拆發昇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股體環坐其  
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  
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  
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  
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  
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

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鷓鴣掠之而去郡衆大駭因  
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兒神形  
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去  
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游會稽娶一劉氏爲妾後數年吳  
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  
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  
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  
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

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潛入庖舍  
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問狐兔所在而劉氏俛  
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  
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  
吳生紿言將遠適旣出門卽匿身潛而伺之見劉氏散  
髮袒肱目眦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  
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  
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裋挺然立庭  
目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蹙月盡青色吏卒俱戰慄



不敢近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棲止段公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跡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怪物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怪物何類而敢噬人今且必挈其首致於門下段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  
段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  
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屐錫俱在衾枕儼然而塵  
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其  
處四壁多挂野彘元熊之類或庖炙之餘鍋竈柴薪自  
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怪未至遂拔柏樹大  
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  
晝夜未分怪物挈鹿而至怒其扃鐫大叫以首觸戶折  
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搥其腦再舉而斃之拽

之入室又闖其扉頃之復有怪物繼至似怒前歸者不  
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闕又搥之亦斃自東知  
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首挈  
餘鹿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  
遠近視者如堵有道士出於儔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  
懇欲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  
可道士曰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  
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脩之有日矣今  
靈藥將成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挈觸藥幾飛散思得剛

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儻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  
耳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  
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巔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卽道  
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  
子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  
奉教乃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  
口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  
頃聞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芝  
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

將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  
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  
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  
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  
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  
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  
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  
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怪物骷髏見在道士亦  
莫知所之

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爲妾凌妻  
極妬嘗俟凌出使婢縛王擲深谷中王偶脫而逸去入  
他郡爲女道士作妾薄命歎千餘言一夕見夢於凌語  
所苦且以詩授凌凌覺而得其詩於褥前後凌妻死王  
乃得復返予聞其事甚怪惜不見其詩客近有傳示予  
者因錄之裊裊尋坦路淒風響枯枝路本羊腸形折轉  
多他岐誤識爲直道偶陷深蒺藜密林蔽寒月清光透  
妾肌野鴉徹夜啼矇眊笑自悲雄狐繞妾號鼯鼠相追  
隨獨近虎狼窟啖吐安可期妾心豈不懼仰賴穹蒼垂

少年學彈箏善鼓陽春詞長年學吹笙一吹雙鳳儀中  
年懼家禍衆口生嫌疑主君不及察逐妾江之碕昔嘗  
致幽調酣歡頗見奇今忽厲顏色中道成睽離羣寵好  
肉食妾獨甘苦薺羣寵好羅綺妾獨披素絲羣寵好外  
交妾獨嚴門楣人情惡異已璠璣摘瑕玼主君豈不明  
妾心洞無欺彼忍弄盃毒危機轉斯須不解覆盃情謂  
我爭妍媸捐棄長三年剖心無所施呼天天不言呼地  
地不知獨呼父與母何用生我爲羸羸溘草宿父母呼  
孳孳攜手問苦樂白髮雙涕洟訓妾母改心掣手忽失

之村雞已罷韻林杪流朝曦凝霜厚膚寸輾轉寒且飢  
飢尚乏糠粃寒苦滅然萁振衣恣所適偶入班姬祠配  
享古烈婦異代同貞姿吞聲禱元蛟  
相委蛇老尼

推朕兆端貞諒所宜神明保終竟致志母自衰出門顧  
孤影棣棣何所訾寒波印宿眸獨步清淮湄偶逢驪山  
姬左右兩相發長跽叩休咎爲我問靈著白茅藉沙上  
展冊尋良規上卦乃山岳下卦乃澤陂羲文命爲損剛  
柔彖爲時周孔祈神教示妾懲窒辭左贈雙瑤簪右贈  
雙瓊芝元醞瀉腰壺煙霞滿雙卮一吸洗塵骨再吸清



宿脾稽首願爲徒冉冉不能追極目望空際俯首致遐  
思兀然迷去住深雲忽四馳濛濛宿霧生霏霏雨雪滋  
踽踽不自憐行行何所咨遙遙玉宇寒念念懸雙眉浮  
浮覆載閒鬱鬱何能支慷慨復自寬靜一貴所持凌晨  
拾杜若薄暮搴江籬入溪攬薜芷陟山采辛夷滋菊以  
充佩幽蘭以薦縹薰蕙紉高髻芳蓀結輕綦芙蓉製裳  
裙周旋亦襪襪臨泉更洗心湛湛無塵私願登主君門  
含血愬所罹鄰母憫我冤爲妾啼橫頤勸汝須鄭重枉  
自獲忸怩羣寵方冶容寧堪衆嚙吮引領望危閣霄漢

千重基十二玉欄杆飛翬敞桷椽佳氣鬱繚繞雙雙峙  
文鴉可仰不可卽斂抱空漣沔宮牆不得入況望薦黍  
粢衣冠不得睹況望執盃匱聲響不得聞況望徵熊羆  
髣髴適四野雉雉飛雄雌嗷嗷亂烏鵲狴狴狂鹿麋綠  
煙走夜燐明滅多妖魘妾心不比石石破心不剗妾心  
不比鐵鐵蝕心不移氣噓作長虹虹消心不剗淚落凝  
碧血血盡心不漓一心徑方寸宇宙爲四維四維今忽  
張妾身獨蹈危人生同百骸苦樂何倍蓰誰家搗衣裳  
刀尺聞時槻誰家贊中饋滫瀡鳴金匙誰家慶兒女調

笑聲嘻嘻妾長抱窮愁手足空纍纍  
伏迴文巧悽悽終對誰中宵坐長歎  
寒露滋淋漓噤孤鴈聲聲怨離披聽聽  
裂肝腸懊惱成真癡知生有願果知彫有  
碧倚知方不知圓大塊徒容伊自恨恨無  
聊挾面如刀務軀殼何所用不如委幽遠  
抱石臨深淵馮夷拒且嗤攀柯欲雉經  
縊斷如人推持刀忍自剗刀折空復噫人  
求生不得我求死無資天地誰云寬無所  
容四肢誰云日月明往來不照私雨露未  
沾潤誰云澤浩瀾黃壤委何日墨墨徒行  
尸撫膺發浩歎仰首見南箕箕畔列牛女

望望亦何其天上懸幽恨人閒徒自瘵不寐對明蟾吟  
哦薄命詩字字皆自咎句句皆自卑篇篇相思淚耿耿  
矢神祇結束明依歸處女乃吾師危坐候大昕素楮鋪  
平墀纖纖出玉臂刺血忍號譁搦管書血字體勢追樊  
姬大義關綱常國家根平治不比長門賦首尾所歡怡  
持展跪天讀神鬼皆於戲讀罷卷作封殷勤孰爲貽仰  
登衡岳峯俯臨湘水涯尺鯉竟不至賓鴻亦我詒貿貿  
無所託願見雙黃鸝嚶嚶留好音翼短無所裨斂衽復  
吟哦天風爲我吹百蟲爲我奔羣芳爲我萎花落春復

華人老無回眴抱膝一假寐夢入主君帷宛爾素昔容  
申申弄長髭拜起泣且訴問對良孜孜主君頓然悟引  
手強攜提遜避忽振覺依然身在茲形影自相弔懵懵  
如蹲鴟枵然魄與魂骨立如枯槁盤盤習故武兩腓如  
柔螭施歸復偃臥殘骸如囊皮默默忽回想人壽無百  
朞五內忌百感傷衷不可醫梳洗整容態亦自時礪砥  
春禩忘憂花百草時歲蕤滴露揉麴蘗醞釀成珍醢和  
以愛河水漉以慈竹簾貯以偕老觥泛泛浮綠蟻寄言  
獻主君斥之爲村醜長夜不自愛摘蒲出瀾漪結爲合

歡扇奇奇價不貲寄言獻主君拋擲供晨炊初秋履峻  
石石中含瑞琦礪成雙連環光爛羞琉璃寄言獻主君  
遙途阻逶迤冬經不斷縷端緒華 緯以歲寒線製

成同心襜寄言獻主君願言充纓綉棄棄不復視況望  
收窮羸達心竟無由進退惟險陒安能坐待斃四海聊  
猶夷須女整飈馭元女揚參旗 女擎雲蓋華女執霞

麾弄玉秉長策青女妙執綏白虎服右驂左驂乃蒼螭  
前驅奮丹鳥後擁蛇與龜靈旛雙招搖發軔何躩踞駕  
言適東瀛仙姝對奕棊中有古麻姑挾我坐以嬉一枰

未勝負已爛樵斧柯迴輪急西向息駕崑崙崙嶺登閬

風苑瑤臺皓參差上坐西王母溫慰亦熙熙顧呼董雙

成命取素所司七弦妾對拊哀音動寒颶王母不忍聽

泣餽雙交梨謝歸轉夙駕丹丘遐且蠟靈妃署南宇驚

問來何遲衷出古書冊云是曹娥碑始稱節不變終稱

行無虧檢卷對清誨飛駕臨元池北隅苦風色姑射膚

凝脂攜我展晝翫宛似秦山塵卻憶秦山陰雙鶴虛茅

茨收淚何所往直到銀河坻玉女正擲梭鼓臂不知疲

離恨雖不言宿淚雙凝頤顧妾停機杼指心盟不移再

拜領瓊華復度白銀漪題曰廣寒都宮殿相連潏纖阿  
步鐵板望舒笑喔咻羽衣霓裳曲再奏舞傲傲姮娥憐  
妾誠賜我不死劑苾苾一刀圭試嘗甘如飴無路獻主  
君長生敢自斲樂極罷觀聽憶我填與箎乘風忽返駕  
復履舊園籬鄰母共相勞周游諒多禧顏色羨美好靈  
慧失前蚩聞之頗自慶整衣獻所齋到門門不開拒我  
聲訑訑衆犬吠狺狺羣寵隔門闕依依門外柳青青牆  
上苔搖搖路傍竹灼灼籬邊葵采采雙鴛鴦池塘戲深  
蘼相對皆有情無情獨屢屢長號欲奮去此情終繫縻



薄鳩安鵲巢。屈魚潛鳧。苾彼升此。顧沈物理。亦繆紕古。  
來妾薄命。顛連妾敢辭。主君明且哲。酌水分澆。溜妾味。  
誠不凡。主君當自諮。但願主君心。權衡析毫釐。但願主  
君身康寧。延福禔。但願主君家內外。敦倫彝。主君衣衾。  
溫妾寒。亦自悵。主君常醉飽。妾餒如噬臍。此心質神天。  
威光赫。祁祁雷霆。司忠孝。善人終見毗。忠孝妾有違。龍  
火尸壇遺妾情。早鑿亮妙運。成和比。唯妾素所恥。巧媚  
如狐狸。長舌如鴉鳩。哺啜如鸕鷀。不意今之人。愛此如  
鷓鴣。徵舒以爲賢。虞姬逐鞭笞。西施侍枕席。共姜流三

崦世路此常態端貞宜取疵神明三尺臨聽愬應詭詭  
曾聞尹吉甫疑蜂殺其兒投杼踰危牆曾母豈不慈楚  
平放澤畔容色成黑鰲汨羅終自沈潔白隨流澌近世  
岳將軍一家遭斧鉞父子君臣尙如此賤妾之命如銖  
錙又聞二叔煽流言周公避東陲三田生內睽靈荆且  
自移張陳刎頸交一旦身摧泚王導痛伯仁負之撫骸  
髒兄弟朋友多若是賤妾之軀如蜉蚍五倫自古不除  
讒此心但保無傾欹再聞貝錦章嫉讒投豺猗莊姜不  
自惜悲歌送戴嬀有懷不敢盡主君須細窺一朝明妾

心萬死纏葛纒太極象元爐陰陽運神錘默鍛人與物  
雜然各相麗初稟足脩短讒人當自抵忽憶終南山秀  
拔無九嶷上多靈異草毛女羣相僖辟世三千年長髮  
飄鬢鬢願追與之遊微情尙羈羈雙鵲忽遶鳴顧袂垂  
蟾蜍右耳聞天鐘和薰臙兩頰撥火火屢笑龜夢協休  
禕情曲幸剖白寵愛非所跂望門泣謝主君義黃庭一  
卷爲鎡鏃茹英披葉伴毛女靈漿不竭玻瓈瓶馭風逐  
侶恣遨遊羅浮匡廬返峨眉人遭逆境須自得堅白從  
來誰磷緇飄然長嘯去復去清泉白石容乎而

新昌令妻亡倩女工作凶服中有一婦人婉麗殊絕縣令悅而畱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之悽咽令怪而詰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畱乃以銀盃一枚爲別謂令曰他日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四匹去後恆思之持銀盃不釋手每返公衙卽置公衙案上先是縣某尉者已罷任還鄉其妻柩尙在縣遠來迎柩乃投刺謁令尉見銀盃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曰此是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嗟歎良久因具

身重卷一  
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聲音及畱孟贈羅之事尉憤赧  
良久乃使人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沈其骨於江

張師厚太原人娶同郡崔氏懿娘爲妻琴瑟甚諧生一  
子甫朞而卒懿娘念之因感疾而亦卒師厚乃更娶白  
莊劉氏劉已嫁喪夫再醮師厚性實殘刻而妒急師厚  
嬖而畏之爲所禁制如處女不得浪出師厚於故妻墓  
未能忘情時一往劉怨且怒乘閒挾健婦往擊碎其祠  
堂又迫師厚發取其骨投之江師厚歸夜垂涕屏處劉

怒詬曰吾故夫美而俊簪纓家也爾何物鷓弁爲人奴  
乃污瀆我爾猶悼亾我獨不念舊耶遂大慟俄而疾作  
故夫憑焉叫呼怒罵以其背盟而醮也師厚呼法者張  
雲老治之懿娘亦現形於旁曰余安崔氏爾強以余歸  
又棄言焉又毀余祠沈余骨胡寧忍之余不爾貸也師  
厚百拜祈哀乃沒劉亦蘇秋夕劉強師厚出游猶有所  
畏呼雲老與之偕白晝飲酣艤舟龍灣劉方曼聲而歌  
波心忽晝然而分一丈夫綠袍乘馬出自水底劉掩面  
曰法師救我故夫來矣綠袍舒臂文餘挽劉入水雲老

法無所施徒呼篙師赴救及得之岸旁氣已絕矣師厚  
方驚慟俄黑霧起於船中有人蓬首被血而立懿娘也  
雲老拔劍罡步而前劍墜於水雲老徒手搏之誤中師  
厚相紛拏久之憐人入視則師厚殞於拳下矣時羣奴  
皆目見之故雲老止坐黥流云夷堅丁志載太原意娘  
正此一事但以意娘爲王氏師厚爲從善又不及劉氏  
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節而洪公不詳知故復  
載之以補夷堅之闕

鬼董卷第二

秦熺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  
豔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  
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  
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鬟女美出  
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亾矣獨與  
媵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  
妻妾順比如篋填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兩  
怒方厲黑烟蓬勃出自吻蔽屋如墨奇響一聲烟銷室



空二豔俱失遣人訪其姨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  
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  
出門陰氣砒然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  
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  
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其宿明日乃  
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掖歸療治數日乃  
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書室有穴窗者叱之隨  
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鬟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  
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懦不能令我至

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爲惑之浩亦迷罔不省雷  
其寢妾挽出游偕飲中瓦酒家聞寺鐘而寤身乃在後  
圃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  
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閒夜至或憑浩言云  
云叫呼熺厭之使他客送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  
水族之怪也驚爲白衣穴西湖獺爲少女窟於江弗速  
拯將死於溺矣爲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  
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瀕一作瀨老翁夜聞洛中  
溺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

且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被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  
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或曰人靈於萬物人不能神禽獸昆蟲惡能神又惡能  
魅人凡言魅者其寓歟余曰凡人形盡則死死爲鬼鬼  
而能有知者不待聖與智彼其形亾而神存故也至神  
則能神神又能神形自神而形謂之通自形而神謂之  
定定則慧通則空矣空則彌漫八極而無所不至故能  
運天地化萬物生亦神死亦神生有不神者自空之也  
實其所以空者而無以受故也惟萬物則不然故死不

能神而生或神死不神者氣偏業縈理悖無以神神也  
生或神者壽也今夫人大齊不踰百而物不殄不死不  
死則或靈矣世有爲長生術者言理則未窮言性則未  
盡言覺則非正久而仙能化能幻能前知物之魅者久  
也老壽也猶人之仙也然亦豈數數然見哉夫物之魅  
人者必以姪姪者其自魅也久矣已魅而物之魅類至  
矣何寓言之有

臨安府胥時安禮性陰賊險猾因與傳法寺僧有故怨  
安禮夜出察邏卒至寺有僧方炊餅餌爲斛供烟氣涌

起遽突關入誣以遺火悉捕知事僧寘獄將加重刑有大璫鄰居不平之宣言欲入奏乃得釋然猶有被杖者僧不勝痛憤而死未幾安禮在使廳指畫文書忽仆地殞七竅皆流血安禮家金帛山積粉黛列屋平時惟以刻虐中尹意比其死也復以子代從事或勸其子爾父多冤陷盍稍爲冥福且彼積錢甚富用之卒未旣也子曰彼爲時安禮我爲時某曩世時安禮負時某財今積以償鐵枷鐵梃聽安禮自受之時某無預也聞者爲之

一笑

善應尼余往在鹽官看姊見之狀貌寢陋意懵然村姬  
耳洎時出危言迺有脫洒起人意者頗疑之亦未信其  
能定慧也後攜數百錢券來託以市米余曰米非余事  
亦非爾事也應曰誠然我未知君爾持去屬之魯文之  
歲在戊子哭魯憲於嘉禾晚行其園中小菴有出揖者  
應也曰曩歲糶資在是今欲買牒與侍童待之既累日  
矣冬杪聞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  
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金土盜骨肉精血於父

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耶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也  
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亦與盜婢同知本有  
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  
不解其言謂侮己怒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應曰此  
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且不能窺而  
況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解縱之明年三月旦日侍童  
夜叩魯僉門曰吾師亾矣魯視之儼然坐脫猶意其故  
設意爲之移寘他榻坐愈堅強面淡紅色翌日闔維舍  
利洋溢烟所泊林莽皆垂五色雜珠有光始知其有隱

德云

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  
之得末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  
男女十二三歲腊而食之謂之地雞地鴨其家小婢妾  
被食甚衆又以厚賄使卒掠人虛市閒民稍知之皆深  
閉不敢出卒無以應命乃走其鄰橫州伏莽中掠過者  
橫州民呼爲紅衣人意其盜也告州捕得卒言其情監  
司上諸朝旣而獄久不決又使大理評事孫涇往全州  
置獄勘之遷延歲餘千之竟從輕典僅追毀除籍配吉



陽牢城而已既而言者論涇罪涇罷去

嘉定癸未秋余在郡治客次中與嘉興趙承德清劉簿  
偕坐劉言德清先某宰以最入監左帑疽發背之左其  
鄉貴使瘍醫治之既愈矣未幾復發於右召醫十往返  
不甯來鄉貴強之醫不得已乃言曰某聞左藏召始勇  
欲往晝假寐夢兩吏呼至幽府金紫人坐堂上厲聲曰  
某人治德清故出大辟使逸天罰案罪當以疽死爾前  
爲傅藥愈之已違天意今勿復往往則罪且併及亾何  
左藏果殂嗚呼故出且爾故入當奈何蒞官行法其可

一毫容心哉趙丞亦言某官寓湖之空相寺其人以嚴  
暴自喜得疾臥榻上作呼囚聲而自應之又云訊若干  
則號呼痛楚兩股杖痕如織日日如是而不得速死後  
不知如何姓名昔具聞之而今忘矣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爲椽燭百餘籠精  
金爲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  
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  
書生也寢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  
暮屋漏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

往憩衆俾導以往至則果有民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  
喜出迎燂湯治飯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  
太師壽禮必厚齎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  
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爲姪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  
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寘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  
昏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  
併命他物悉藏瘞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下  
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  
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懼夜誘

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謀也今疎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樂又家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蠢而富及得花葉下有雅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持告之郡遂夫婦皆磔於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尚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遼東豕直芹萍耳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

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  
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  
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  
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  
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畱飲款昵既曉復  
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  
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鼾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而去逮  
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  
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

豈真有是人能此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也

紹興初北客陳監倉寓邵武軍筭女曰淑美而慧富子劉生欲娶之劉父母以陳窶而挾官恐侵其資不許陳亾女不能自存嫁同巷民黃生黃母以罪繫家罄於吏炊弗屬使淑質衣於市過劉氏肆劉子見之喜呼入飲

之還其衣予之千錢他日復來又益予之寢挑諛及亂  
淑歸視夫如讎夫疑焉偵而知其數過劉也偽弗聞者  
使淑厚要於劉獲既審其實然後訴淑曰我雖極貧義  
不食污當執汝詣郡婦姦法不得用蔭免也淑恨怒飲  
夫醉殺而析其骸寘甕中鄰有聞者捕淑赴官劉生知  
女爲己累夜逸邏者得之黥隸澧州淑坐殺夫支解入  
不道以凌遲論刑有日矣獄卒謝德悅其貌夜率同牢  
卒負而出諸垣與俱竄至興國某山李氏邸舍中李盜  
橐也察其必竊而逃者率家人持兵給以追至德恐穴

壁遁去淑爲李生所得詭言江州籍妓不堪官役故從尉曹射士李妻悍不以歸寘諸酒肆中李蓄毒殺人掠財淑久亦益習爲之謝德旣脫去爲醫褐衣以藥游荆鄂又三四年而返由故道飲李氏酒肆李生已忘其爲德而淑懷德恩未替也瞰無人焉急走謂德僞醉臥於此我復從君去德如其言夜淑置酒飲李及兩童婢皆僵仆呼德使就殺之席捲肆中所有與德西上適襄陽李氏家人來見屍縱橫獨意李生視盜侶不謹爲所怒殺不知淑實爲之也先是劉生旣配流於澧以賄免不



敢歸往襄陽依其舅崔觀察崔亦盜巨擘以俠雄一方  
暮年革故態多爲邸店自給有邸在闔闔中使劉生主  
之德來適入其舍劉大驚密以叩淑淑率言之劉欲執  
告德而恐淑并誅乃僞善視之月餘攜德出城飲以鐵  
擊其腦推置檀溪中復納淑而室之亾何劉父營得放  
停牒呼使歸崔以一赤馬一奴送劉至興國遣舅家奴  
去乃迎淑翦其髮衣以緇衣賂尼寺而匿之劉未至興  
國十里夜宿袁八店袁窺見橐中物殺之劉父以子失  
歸期走价質之崔崔曰某日遣行旣累月矣劉父驚疑

白走襄陽訪之崔之妻其妹也姑諱日設齋尼寺中挽  
使偕行劉父見淑大驚曰是吾鄉殺夫者當極刑累吾  
子使黥今胡爲在是其可乎乃械以陳邑淑竟論死嘻  
異哉

襄陽主簿張有新娶妻美而妒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  
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  
且壯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  
虎口鳥爪謂有盍與予鞋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  
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有恐奔告

其妻且尤之曰我如廁須一婢相送爾適固拒果遇妖  
怪婦猶不信乃同觀之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  
妻恐扶有還他日有至後院怪又見語有吾歸爾鞋因  
投其鞋有懼不敢拾因倉皇返舍以怖成痼疾而卒

高密王萼少美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  
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  
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見  
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畱  
宿甚相親狎明且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

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荅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  
亾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  
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雖在晝日亦復不去  
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荅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  
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  
女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  
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  
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畱贈王以繡衣荅之揮淚而  
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

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而死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值盜囊資皆

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  
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  
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  
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謁高巫皆  
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  
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畱一日乃去他日客復  
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笥鎗從卒負胡牀叵羅威容甚武  
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  
遇吾厚故欲翁知之寶拜起烟霧翁然而失淳熙間事

中瓦術者楊二官人游羣瑞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  
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隸慈福宮所儲不  
下萬緡欲祈某瑞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  
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  
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閒與楊共  
飲嬉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珠過  
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遺以錢幣三千曰是猶未  
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  
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

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晡後兩僉以金合至其中皆  
名鮪異饌佳果及髹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舁  
金翠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  
觴學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  
家下至女奴皆偏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  
臾舉室闌干僵仆方趨掖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  
升車取布囊盡掩席閒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  
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予之厚  
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



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既消皆無恙楊平  
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  
輦跡其人不復再見

鬼董卷第二

鬼董卷第三

吳江縣之北聚落曰衝浦民白晝見黃衣卒來逮捕曰  
官喚汝治殺人事民自念未嘗殺人拒之不可禱之不  
聽遽前摔其胷回視身仆牀上方知已死乃哀叩之問  
何事卒曰丈人訟汝殺妻冥府不可欺宜以實對洎至  
官曹髯官據案坐阜衣隸雁鶩行立呼民來前取婦翁  
訟牘示之民不識字吏爲之讀言嘗殺三妻最後者已  
女也民曰三妻誠有之然死非殺也官曰果何如當直  
言此非譎漫所也民言長者以瘵亾次以蠱脹亾三當

丁亥水災廬舍漂沒無所得食死於餒耳民有子六七  
歲母亾復繼死官又問汝子何由死民白亦以飢疾問  
可知也吏引三妻洎子至官三問之如民言乃大怒曰  
老物以死誣人當反坐索大械孳婦翁兩鬼曳往獄中  
遣民歸過廡下有青衣人坐誦經呼曰若憶我乎民識  
其比鄰錢道人以焚死矣視其臚足有焦灼痕而其旁  
金幣山積錢曰平生誦金剛般若經藉經力不墮惡道  
然口其文而心有他屬又不解義趣故雖富足而不能  
超昇民曰若然何爲死於火錢曰方春溉田必取淤泥

糞之殺羸蚌多矣能無及此乎豈特以火死今猶兩股  
日被焚灼但藉經故痛似可忍又須臾卽休不然殺生  
以償一業果不可量也又轉曲廊列巨釜煮湯沸涌  
數尺卒漉取析骸鋪板木上水噀皆起成人可認者三  
四人皆里屠也相對號泣言殺業不可追悔蓋語各家  
爲造經像又少進空庭中繫者甚衆鄰有兼併善訟伯  
里者亦在繫中與語莫不應形狀亦不大了了疑而叩  
諸吏吏曰是未死獨一魂先繫此他日壽盡乃案罪耳  
出門聞哭聲蓋已死再宿心尚暖故未之斂猛卽其屍

身重卷三  
遂活蘇文忠公言儋耳處子死所見皆儋耳鬼今此民亦徒見吳江近里死者豈一方各有治鬼事者耶自民之生已二三年鄰之絜者尙存其豪狡如故

紹定己丑三月二十八日臨安天慶館客道士青陽某坐逝丹稜人常默坐雲堂不冑出醮祭亦不歷闖闖中先一日語所善者曰明日午時天大雷風汝觀中驚出一佛其人笑曰汝道士乃談佛乎至期果澍兩大震電視青陽已坐脫矣手持一紙卷有偈曰雷聲霹靂撒手便行蹤跡混融萬法皆空黃冠能坐脫不惟未嘗見之

亦前未之聞也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脩目美髯語音如鐘白氎  
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函席  
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  
矱不與房居等也空山荒寂客安寧此哉客曰我非求  
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  
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白主僧主僧異其  
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  
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

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  
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富人張氏了不可得寄錫  
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  
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炳薌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治  
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畱此以藥施人勿取直  
人自當歲有所酬旣而滿郡皆目眚廣德人恃王爲命  
日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吾  
爲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  
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

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蒞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  
禪僧行楷偏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歆不正者意其  
風淫欲子之藥僧曰非疾往未削髮時蒞事張王祠嘗  
適市得彘肉不能忍饑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  
中見李太尉持槌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心歉焉神舉  
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識吾過李太尉者吾  
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  
今封爲威濟侯云

廬山天池峯絕高曼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夜有聖燈



來供之楷禪登山夜見一燈自淮山飛來須臾變而爲  
七七變而爲四十九又爲百千萬億不可說彌山偏谷  
已乃聯比相屬有如繡毬者數珠者華蓋者香爐者一  
官人號木強詆之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能飛集  
吾手乃信其神言未脫口一燈飛來左肱上紅燄赫然  
而不熱摘取之封寘香奩中明日啓視止木葉一片耳  
淮山蓋四祖五祖道場亦夜有燈垂塔前松楸上天池  
燈閒亦飛渡江供之予叩之友禪人其說不異

嗣清禪師上饒人水菴一槌之子知見明白叢林歸重

平生無貴賤皆平揖之不蓄衣囊不食常住不侑客食  
不過中食不衣羅紈不與人談世諦當諸老向盡獨荷  
擔大法安參政帥湖南迎致大滌山舊主者積錢七百  
萬清盡散之游僧及近山窮民知事僧羣諫師曰斂之  
於彼歸之於彼奚爲不可佛法中僧乃當蓄財耶有夢  
覺堂者安公鄉人自蜀來見幕客及子姪交譽之安公  
不勝衆論使覺來爲代師出寓邸舍覺遣侍者以狀邀  
飯師書其尾曰已非滌山僧不喫滌山飯不過兩旬餘  
岳州郤相見不盈月副寺與勤舊僧爭忿蹴其脇立死

身重卷三  
行者殺火工斷其首而逸覺以累入獄時安公已去漕  
使攝郡事素惡覺不待獄竟編置於岳陽如師言其他  
預記者甚衆師不自神也年八十餘順世於育王設利  
如金色珠彌滿林谷異香經月不散

寶慶丁亥七月十一夜四更大風起西南雨如注屋瓦  
皆飛一時頃風從東北回射地震搖平地水長數尺  
百年之木發拔無遺民居不以高下毀八九死於水中  
者不可勝計岸滸屍如積是年既無年餓死者益多明  
年春大疫比屋相枕籍嘉興平江安吉三郡尤甚被其

毒戶減十五六烹魚者率從腹中得人指髮羣從往平江買鯉於市剖之得人耳猶懸金璫富民子見流民餓婦麓白晷持粟數斗畀其夫而納之食以粥兩日而後能視夜見天神叱之曰此婦當殍死奈何強食之不速遣女貽汝家禍富子不忍翌日神復見怒曰弗去將併疫矣俄而婦病亟屏之出門卽死

魯鋒制幹以事如杭都晝臥客舍回視壁有罅驕然開闔而視之人居也墜壁朱戶美婦褰簾出與客語如素識以真珠花畀之曰持此歸謹藏之他時相遇合徵此

身重卷三  
爲信魯愕然復視壁無纖隙花故在手乃一旱蓮草已  
枯萎矣還家卽病病中視草復爲珠花病急猶不忍釋  
手遂殂將魯垂死而妄見耶抑有奇鬼攝之惜無人問  
其所遇詳究者

雲城之南諸野寺千金無爲最雄盛有房居僧幾二百  
人良田千餘頃相傳王衍捨宅余嘗爲諸僧言王衍瑯  
琊人乃今沂州去雲數千里衍平生歷官亦不到江南  
不應有宅於此且衍亾晉而毀節於趙正使其人尚在  
乃義士所唾真猶不足貴況必不然無妄攀援貽識者

笑羣僧多不悅余之言戊子冬毀於大火雨中烈燄自浴室起瞬息灰燼尺木不存先是有人夢入寺見兩廡皆大鬼深目巨喙甲而豹襜各執其物如有所伺老僧金襴僧伽梨自殿飛空去鬼皆合掌加額一神紅袍金冠從外來卅女持絳幡從其後神以鞭指呼羣鬼繞寺而旋或牽赤騾至神乘以行鬼譟而從之其人寤譟聲猶在耳也凡星居僧無有持戒律愈富則愈造惡業蓋聖僧去之神乃加藝焉

里有屠牛者以賤得牛喜甚醉歸臥使婦飼牛牛仰視

曰欲殺我當亟殺何以食爲婦驚而屠至以牛言告屠  
卽牛而默然怒婦紿而批其頰婦復往罵牛曰坐汝故  
而被笞汝適言而今默何也牛曰吾汝翁也坐屠牛故  
爲牛以受屠吾兒業於是婦與孫食焉聞吾言或能廢  
屠是我奪吾兒及婦孫食焉故寧死不言婦曰若然何  
爲爲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婦畏屠悍終不敢復向屠  
道牛語夜遂殺牛婦不甯食牛肉其夫復問其故具以  
告語傳之屠屠猶不爲改屠之頑無足道也牛易世矣  
猶爲子孫計耶嗚呼虐取之培斂之深藏之今之牛比

屋也操是一念以往豈特一爲牛而已哉

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尙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冑設爲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亾一門不在洞元



洞神洞真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  
不言薦亾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  
厚因而倣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余姻家魯提刑  
捐館其子德清知縣繼亾子舍先作黃籙醮招蜀人苟  
生爲高功苟非黃冠特以法自名一凡民也召魂之夕  
旛重垂至地奏章時鶴二十餘盤旋壇上衆駭焉已醮  
提刑冢嗣餘杭宰夢其父來如平生而面愠色拱立叩  
所以良久曰我死家乃遽無長幼序耶子先而父後禮  
歟驚而寤省所夢泣曰必爲黃籙故也亟營之復以命

苟鶴來尤多余嘗觀丁謂陳彭年輩爲天書事每一行禮必以鶴奏成至數千鶴東封時無日無之故人呼謂鶴相謂必能妖術不然其徒中亦當有善此者至王老仔林靈素輩真挾左道不足怪也余家藏道家法書甚多有所謂墜旛咒訣蓋亦幻惑魯君之夢特其心不自安爲之耳

崇寧末年大闈郝隨之女爲鬼所魅始以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譎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聲及廣陌或奮挺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

一夕失女偏城內外杳不可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旣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亦皆衽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柰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

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憚韓  
在後果不敢追舍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爲城郭臺觀  
池籬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間軍  
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爲禮合肆  
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  
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微宮禁塗澤固加  
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爲兄  
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艷然曰吾與公  
爲兄弟世乃有以婦爲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

之有不吾與卽力爭耳推案而起寶玉杯盤皆碎於地  
舍人奮然逐之綠袍戟手去居一二日間金鼓聲徧山  
谷甲騎數千譟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  
爲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  
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歡悰韓將軍曰賊  
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  
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謀報德安公祆廟石王等助賊  
兵而資以糧兵來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關  
西復來戰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

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楞嚴神咒者  
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瞰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  
營潰圍出送女至閨而去女既得反遂爲比丘尼不知  
此曹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鬼董卷第三

三

世官與世無終本無世也

世官與世無終本無世也

世官與世無終本無世也

世官與世無終本無世也

鬼董卷第四

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于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  
羣賓皆散而纘大吐甚困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  
海性孝友悉篋中藥物以護之半夜纘亾仲海悲惶伺  
其心尙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之文又先是  
有方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忽蘇而能  
言曰賴爾救我卽問其狀荅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  
遣邀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  
入尹迎勞曰飲適奉迎耳乃延入竹亭亭中皆朱紫相



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羅列妓樂雲集我意且洽都不  
思行李之事中宴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  
行無數我殆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  
是數四請辭主人苦畱我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  
來當或繼授我職事我向已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  
不呼我都忘身在此我殆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  
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何可行前事旣驗當復  
執意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覩仲海  
又呼之聲且哀厲急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喚聲

我向復飲至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我職聞  
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怕我又暫乞歸再  
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畱未訣雞鳴將興陰  
陽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  
計也卽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于淮浙至石門驛旁  
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  
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  
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

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粲然旣而稍親合其語諧慧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旣而天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大懼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簣下如其言頃閒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乃委收而追垂於是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鬧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梳于席上垂數

月而卒

張忠定公詠性如學佛守蜀成都日早起誦金剛經一  
週乃出理事暮則靜習禪凡蜀僧有戒行能講誦者皆  
賓致之一日過淨惠寺焚香罷適新造釋迦佛像出金  
色珠滿佛身及華座璀璨奪目取已復生不可勝計忠  
定亦得數百顆以歸爲之作贊文甚偉麗處州鮑粹然  
知府家香木觀音像傳世已久一日供旛上有浮動而  
光明者察之五色珠也發龕則山巖淨瓶華臺之上累  
纍相屬大者如芡細者如粟勻圓可愛忠定篤志學佛

忠誼動天壤宜見此瑞鮑不甚畱意內學豈菩薩以此  
警之耶鮑公死侍姬散有崔氏者爲余道之

朝天門綵帛鋪傳生春日獨游見長橋坐而卜者方倦  
行戲卽之以五行問其人曰君命絕不佳必以刑死他  
未暇言今當憂官事事絕近傳不樂起度橋未至圯下  
回顧已無見矣心惡之入清波門踐果核而跌觸貴家  
壘墮地擔者云云傳方被酒反詈之併及其主執赴官  
得杖以歸數日夜聞扣門聲甚武僕不肖啓扣門者曰  
我有藥欲爲三官人療瘡汝不入言欲困乃主耶僕言

之傳命之入乃前日橋上下者也將一藥置几上日以  
傳瘡卽瘥傳顧謝閒忽失之視藥乃狗糞耳遂絕痛不  
可忍卜之曰魘爲祟祭崇久乃愈傳駭豎子不能家家  
寢衰於四聖延祥觀今不知何如

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  
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  
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  
昇陽宮庫前聞兩嫗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  
入茶肆亦往焉兩嫗謂瀾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爲

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嫗出四五十矣兩嫗迎語之曰  
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  
自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嫗去獨呼飲王嫗  
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嫗果能副吾事否嫗咤曰天  
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矣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  
十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  
中所有萬緡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  
可約以明日會甘米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顧之嫗走而  
先四夫昇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揖粲然麗人目

所未見飲至暮語寢褻狎媼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  
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貯貨屋在  
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  
從之相挽登樓坐舁夫于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  
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傭途  
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旦日傭燂湯登樓視婢乃一枯  
骸女在牀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  
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  
拜舅姑上續命物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憂之訪善法者



或言賣燒羸張生考召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  
曰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彼遽姦污我於酒肆中若謂  
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  
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  
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史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遁  
不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  
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  
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宮前酒唯飲王老  
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

不敢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窺見阜衣卒  
自靈牀上曳老叟去回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  
恐相攜自後戶而逸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  
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媪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  
中絕以綾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  
里餘聞宿舂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  
雍三鬻餅者方擣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雍笑而不荅喘  
未定四夫輿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全集樊李奮  
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

制趨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  
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  
噴治門開呼徼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小娘子  
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  
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嫗雍三皆嶺邊新瘞者  
也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夷堅癸志載祖趙堅以法治魑言物之無情者不能爲  
精皆妖憑之故久於魑者其魑配爲某精若帚杵之類  
此理良是蓋子野對石言之遺意也有富民妾孕不成

子每產皆多怪禽異物狀不肖人類間一似人則角其首翼其腋或身無膚其家大怪之雖禱禱不輟然不識其由有游僧過門嘖曰是家多妖能信我當相爲除之主人問焉僧曰而家產則得怪物孕則得異夢乎因指石斲獅子曰此其魁也爲之誦咒呼工鑿目斬趾而去後遂安妥連得丈夫子子謂石無知不能神是亦有憑焉爾

知見所不及當以佛言爲信佛所不道決無是也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

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  
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  
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  
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泰山  
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秦  
山柰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  
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  
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  
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

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耳杭有楊嫗信庸僧寄庫之說  
月爲一竹篋寓寘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者取  
十二支之肖似爲姓如寅生則黃判官丑爲田未爲朱  
亥爲袁卯爲柳戌爲成之類所謂十王者亦歲有賂久  
而嫗死女夢其來如平生衣飾十倍生時自言我富不  
可勝計但積資而無人守之當多爲明器惠我與女游  
大官府望殿上十人環坐儀衛尊嚴曰此十王也我以  
生前功德故能出入其後宮又曰近以萬緡買宅行將  
遷矣女請觀之則以女未當死不可往遂寤識者多不

然之余曰無怪世界依妄而立本所無而想之立見于前矣彼嫗平生持妄心死宜妄見女習其母之妄一念適與妄會耳十王寄庫之有無則不待智者而後知

幹者沈暹十歲兒忽不見後兩日聞船板下有聲發視之兒在焉昏不能語湯熨半日乃能道所見兩鬼青巾黃袍導使遊戲將擁寘水中忽有白衣人長身多髯與鬼鬪而勝之負以入舟乃得免方是時舟板櫛比牢密又加鎖焉不知兒何以能入也裝潢陸明之子年十八九見人家焚楮泉祭殤鬼過其傍卽覺罔罔不自制當

前一持蓋者自腰以上可辨時回顧與語遂踵之以行  
歷邨墅十餘日夜行不輟亦不覺飢渴其家散求之數  
日或言其在三十里外得之于橋上猶行不已人來益  
多持蓋者乃沒于族人侍其父飲別墅忽有黃衣卒拱  
而趨引之入池水中幾溺適有見者救之得免方其入  
水時視猶陸也三人者僅脫鬼手耳

杭優眼大郎病夢人持文衾覆之自首至足束而加縻  
力拒不可斃而寤病日甚遂死死數日見夢于其家曰  
前夢文衾爲大不祥今生爲猫黃質而黑章在沙皮巷



某人家子往視而俯泣白所以欲買歸猫主不肯或名呼之則仰視而俯磨

南上庫妓魁李都惜妹宜姊十四歲死乳媪夢其來泣訴曰不幸天又不得復爲人今在竹柵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斑也幸憐我爲營佛果未之信其明日女兒復夢試求之則前夕狸奴生數子果有斑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戒戒終而猫死他日乳媪復夢曰今幸得爲人生王氏然以宿業未脫倡類也

都民鄭生居中瓦南爲京果肆次子娶婦三日大合客

客有見燭光上人物長數寸者十餘輩負一小棺回旋而行指以示人人皆見之莫不愕然獨鄭老無覩也須臾滅沒乃有白蝶數十繞屋而飛鄭老不樂罷酒意非吉證又兩日呼道士設醮禳之畢事焚楮泉回風飄火著屋楣上烈焰隨起相對賣線家植兩竿于門不知火從何來對然如炬遂延燒百餘家鄭老以焚死

嘉定戊寅春余在都友人林亨之之婦翁承務邱君爲

余言越有陳生

邱爲隱其名

外謹而內宕好挑譁良家女婦

尤爲麤行諸尼所奔一尼嘗孕生男抱之水中而殺之

未幾陳生病沈困見壁隙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  
幽府逮汝陳生曰符安在猴曰安用符不符豈不可追  
汝乎陳罵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無驗他鬼假託求  
食耳且陰府何至乏人而使猴猴呼土地神與竈神某  
案急速故不暇符今此人不吾信爾二人偕送至關可  
乎二神曰諾猴升榻捽陳生魂自臍中出二人輔行中  
達而反陳獨與猴入大城官府中殿上垂簾帘幕皆黑  
質而白繡由左廡過小廳事朱綠數人聚坐如人閒都  
廳呼陳生曰爾平生淫罪如沙塵又污比丘尼彼尼雖

非淨行然號則不可又因以殺子今將何辭陳以笏無  
左驗力諱曰無有官曰此非若人閒可以口舌漫爛也  
命吏曳入一小室吏曰爾一晦宜自視之陳生視室中  
見尼媿于牀推兒在壺中如酌水沃兒自見其身以手  
指麾使婢益水而力擠之曰毋使兒有聲乃大震恐扣  
頭謂吏曰服矣吏持生出官命以狀對忽有紫衣神僧  
振錫自空而下坐者皆起合掌僧曰陳某祿算皆未盡  
又嘗倡率曝經會薄有善業姑遣還何如衆曰唯菩薩  
命僧呼陳生戒之曰爾汚尼殺子惡隱世不知宜自發

露鏤版書幽府所見使來者知戒汝罪亦滅矣冥報正  
欲以警世言天機不可泄者妄也以錫擊其首霍然而  
醒汗流如洗疾遂愈逢人輒自狀其過邱蓋親聞之方  
將錢木也此僧具大慈悲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

鬼董卷第四

鬼董卷第五

溫州人陳

忘其名

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爲客至之明日午

夜被酒起坐紗幬中庭下昏月朧朧綠衣小童歷階而

升盡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

已徑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幞頭秉簡當階旅揖而去

不吐一辭端夫雖驚畏然念爲人師且適抵此奈何張

鬼事闕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

授不敢數進鬼令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州女十餘歲紅

衣黃裳珠璣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童

閒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衣叔叔也媽媽姐姐養娘妳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得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翳身屏後挪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頰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終飲報爨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攜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曰汝不憂官失妻死乃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編印其身將

曉乃定明日復憑他婢婢若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臺劾罷將行童持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特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尙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獨記其梗槩如此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閒木工周寶以小商



販易安豐場得其製于敵中始以獻羣闖遂盛行寶有  
巧思久商于淮多與羣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闖尹林御  
藥委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闖介術者來林御藥以  
親舊廝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  
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之曰我出入禁  
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遲  
歲月復來寶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  
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于肆爲緡錢十餘所欠  
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視篋中

纔餘五錢爲代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  
傷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閔一郎也其人以不誼致富  
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  
所虜粉久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傷有人曰寧知此  
無壯士蓋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旗兒方客殿  
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謂寶此家  
不可容君盍往淮潁結壯士掠之寶心躍如卽日行渡  
江自建康至廬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可  
哉寶論說不已才計寶恨怒恐他日敗必汙已乃以二

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藥所自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爲盜橐才實賣寶於青而不肯明言之寶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與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因悴無慘我爲君率之以行旣召之三人皆曰非古三言人莫能集事我一夫耳無以爲也又兩日得古訓于北盧塘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達理又在涼輦真探虎穴虎子不得必碎于虎口矣衆強之訓拒益堅與國與孝忠怒拔刃曰始約爲兄弟死生以之今困于此幸有機便待此

甦旦暮兄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  
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  
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此幾里乎  
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皆南訓與興國  
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于  
北關寶先販藥時嘗倩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貲使匿稅  
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以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  
與數布客欲偕往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于舟  
俟我來卽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艤舟新橋以待時

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于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爾曹衛送入城訓臂弓挾四矢立閔氏門寶以斧挾扉而入訓射著鄰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糧句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旣而林青縛閔生于木几上寘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苦禁

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  
斬寶寶憚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  
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于竈下家人皆扃閉樓上方股  
栗不能言旋解縛言于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  
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  
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爲火燧者半枚  
寘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  
蘇生邀與市飲請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  
見周寶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

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寶有母寓鹽橋  
賣竹篋人家偽爲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樓俟  
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  
計明且當還邸蓋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  
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  
卽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  
再三始述其事于是械寶于獄遣直卿輩往安豐捕諸  
寇閩月而彭八與國孝忠皆就縛旣而寶等咸論棄市  
術者之言可謂精而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介清直以  
世業自高家近清溪嘗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  
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  
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  
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未有一詩具陳云平生  
游城郭殂歿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  
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知清風  
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良賓千年何旦暮  
一至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儻無隔何



與析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  
乃爲荅書殷勤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旣去令隨視  
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  
扣門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  
單衣曳屣可年三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  
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  
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  
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  
鬱積何樂如之夷荅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

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  
梁陳閒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  
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  
七寶澡瓶沈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嘗于承雲殿講竟悉  
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元鵠四雙  
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日失明深忌諱  
之爲湘東王鎮荊州嘗使博士講論語至子見瞽者必  
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  
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

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授印綬自  
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  
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  
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  
陽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致津吏于江中獲一樟木正  
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喪涕泣不絕臥痛潰  
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  
粥宮中無米于黃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  
不給而崩景得梁人爲長架悉的其頭將軍士以三投

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  
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傭保  
以自給嘗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檐竿繫  
甚困卽阼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  
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遂成密交夷家有  
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  
吾亦預求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  
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  
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唐咼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  
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俱進士擢第女三人長  
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愛習以詩禮頗有令德父  
亾哀毀過禮咼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畱之衛南莊  
咼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  
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卜者問曰隔花泣者顏  
隨風而謝窺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咼  
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  
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

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  
夜觥人事改冥寞委荒邱陽原歌薤露陰壑棹藏舟清  
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眈耿嘆不寐更  
深悲吟前悼亾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眈驚惻  
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恡一言敘也勿  
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見卽張氏也聞君  
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愴惻媿君誠心不以沈魂可  
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眈驚歎流涕嗚咽曰  
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不恨張蒼曰隱

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晁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得暫相止與七郎相見。晁問羅敷曰我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荅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卽晁之亾女也。晁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于阼階之北。晁趨前泣而拜。妻荅拜。晁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晁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于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小囑付無入。今夕何

夕再遂年款暄乃令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  
帳不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暄  
卽如言笑謂暄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  
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脩短固有定乎荅  
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荅曰同源異派耳別有  
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一  
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暄懼不敢復問因  
問欲何膳荅曰冥中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不可致耳  
暄卽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



粥宛然眴悉飯其從者有老妪不肖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眴曰此是紫菊妪豈不識耶眴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眴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眴從京迴日多翦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眴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眴曰美娘亾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荅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眴撫之曰五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眴命下簾帷申繾綣

宛如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歸何處荅曰在  
舅姑右眎曰娘子神靈如是何不還返生荅曰人死之  
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見亾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  
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  
夜深眎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  
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眎曰婦人沒地下亦有  
再適乎荅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見亾堂上欲奪兒  
志嫁與北庭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

免暵聞慙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  
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畱荅可  
乎暵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  
猜而不爲此言志之事今夕何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  
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  
堦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暵含  
涕吟諷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公婆使  
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暵  
訣別暵脩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問此

香何方得荅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暉執手曰何時再一見荅曰四十年耳畱一羅帛子與暉收之爲念暉荅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畱自非四十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愿自愛言訖登車前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在唐暉手記中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

良久乃荅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  
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  
對曰暫寄居耳無害于君且以君氣誼聞于鄉里故告  
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  
拜辭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  
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  
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  
能詩邪吾亦嘗好之可唱和平達誠卽具酒置紙筆于  
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

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于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閒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管一百也達誠辭謝名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

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閒不殊後歲餘  
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  
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  
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  
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  
訪其居亦竟不獲

鬼董五卷得之毘陵楊道芳家此祇鈔本後有小  
序零落不能詳其可攷者云太學生沈又云孝光  
時人而關解元之所傳也喜其敘事整比躡涉怪

而有據故錄置巾笥中以貽同好

泰定丙寅清明日臨安錢孚跋

鬼董卷第五終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右鬼董五卷不署撰人姓名據泰定閒錢孚跋語似  
爲宋孝光時沈某著特傳之者關漢卿耳考第四卷  
有嘉定戊寅予在都之語則其人寧宗時尙存明蔣  
一葵堯山堂外紀竟以爲關撰者誤矣所紀多涉鬼  
神幻惑之事宜爲儒者所譏而勸懲之旨寓焉予固  
不敢以無稽目之復梓以傳庶幾於世教有少補云  
乾隆丙午七月旣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